



历史小故事
丛书

徐光启的故事

XUGUANGQIDEGUSHI



明天出版社

鲁新登字06号

历史小故事丛书
徐光启的故事

姚云青

*

明天出版社出版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山东平邑县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2.525印张 37千字
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11月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18000

ISBN 7-5332-1620-2
G·840 定价：1.15元

目 录

读书入了迷	(1)
雏鹰展翅	(11)
这才是第一名	(17)
雪夜译书	(21)
推广甘薯	(26)
编《野菜谱》	(33)
种试验园	(38)
上《除蝗疏》	(44)
天狗吞太阳的故事	(48)
练兵保京师	(61)
撰写《农政全书》	(72)
丹心照汗青	(77)

读书入了迷

在上海西南法华河畔一片绿雾似的竹林里，有一条窄窄的石板路，弯弯曲曲地从河边木桥头向里延伸。

一五七五年（明朝万历三年）中秋节的那天傍晚，一个十三岁的孩子，肩上垫了一块土布，扛着几枝青竹，循着石板路向竹林深处走去。长长的竹梢拖在地上，划得石板哗哗地响。那竹林下垂的竹枝梢，盖着那孩子的头顶。石板路的尽头，住着一户姓徐的农家，扛竹枝的孩子就是这家的主人，他叫徐光启。

徐光启把青竹枝放在廊檐下，取下肩上的土布，在身上拍打了几下，又回到屋里读书去了。这孩子读书入了迷，在窗下一坐就是大半天。刚才是他母亲看着天色渐近黄昏，室内光线渐渐阴暗，为了让他休息一下，故意叫他到河边去砍几株竹子，准备明天织布时经纱用。

一轮金黄的圆月挂上了竹梢。这时，徐光启的母亲钱氏在家门口并排放了两只竹几，上面摆着一副香

炉，供着几碟南瓜子和一盘家做的月饼。大人小孩围坐在竹几旁的小板凳上，孩子们急切地盼望着那几柱香快点烧完，好早些分吃月亮娘娘享用过的东西。他们在桌边跳着唱着：“月儿光光，敲锣买糖，月儿圆圆，吃饼吃团，……”

“光启，书抄好了没有？快来吃月饼呀！”他的母亲一面将南瓜子分给孩子们，一面朝屋里叫着。

徐光启的父亲徐思诚从地里回来，刚洗完了脚，坐在竹椅子上，喝了口清茶，说：“你不要嚷嚷了，他还没有抄完呢。这孩子不抄完他自己规定的遍数是不歇手的。”

这几年来，徐光启读书有个习惯：一篇文章到手，先是手抄一遍，朗读几遍，然后烧掉。而后又是手抄、朗读、烧掉。总要这么反复许多遍，文章在他心里与口上都滚瓜烂熟了，才放手。他觉得一篇文章经过这么多次反复，才能真正达到心领神会。

中秋节的明月从窗口映进来，孩子们的欢笑声从窗口飘进来，妈妈叫吃月饼的喊声传来，这些对正在油灯下聚精会神读书的徐光启却毫无影响。徐光启抄完最后一遍，又从头到尾大声地背了一次，这才站起来，吹熄油灯，三步两跳地跑来抓月饼吃。

“这书呆子……”母亲以十分爱抚的目光看着



他，带着宠爱的口气说道。

“妈妈，我可不是书呆子。”

“不是？今年端午节的事，还记得吧？”不知怎么的，他母亲才说了一句，自己已先笑弯了腰。

原来端午节这天中午，徐光启正在抄读一篇文章，母亲给他在书桌上放了一盘粽子和一盘红糖，吩咐他趁热将粽子蘸（zhàn 蘸）蘸糖吃掉。徐光启答应了一声，便一面看书，一面顺手摸来粽子，蘸着砚台上的墨汁，吃了起来。

他母亲忍住笑，说：“两只粽子落肚，满嘴长起了黑胡子，成了个猛张飞，还说不呆呢！”

妈妈的话还没讲完，徐光启早已趴在她的怀里了。

一直微笑着的父亲，心里实在喜欢这孩子的这股呆劲。徐思诚六岁就死去了爸爸，读书到十八岁，就开始做生意。到一五六二年（明嘉靖四十一年）他做生意赔了本，只得又回家种田。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四月二十五日，徐光启出生了。徐思诚对孩子的希望是要既能读书又会种田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便是“苦读勤耕，克承先业”。他认为一个人既知书识礼，又懂农事，他就不会成为书呆子。

这时，盘子里的月饼只剩下最大的一只了。按照

他家的老规矩，这只月饼是要赏给猜得出谜语的人吃的。今晚，徐思诚打破常规，把打谜语换成了提问题。他问：

“世上什么人最伟大？”

孩子们七嘴八舌地猜着。

有的说：“皇帝顶了不起。”

也有的说：“大将军最厉害。”

徐光启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你们都说得不对。我说世上农夫最伟大！爸爸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徐思诚高兴地追问道。

“书上不是说吗，一个国家的根本是农业。做农业的是农夫啊！”

“光启讲的不错，”他父亲满意地补充着，“没有农夫，谁也活不成，所以世上农夫最伟大，也最辛苦。你们还记得这首诗吗？‘锄禾日当午’，……”

“我记得。”徐光启抢着念了起来：

“锄禾日当午，

汗滴禾下土。

谁知盘中餐，

粒粒皆辛苦？”

“春种一粒粟，”他父亲又提了一句。

徐光启马上接着哼：

“春种一粒粟，
秋收万颗籽。
四海无闲田，
农夫犹饿死。”

停了停，徐光启又想起一首诗：

“赤日炎炎似火烧，
野外禾苗半枯焦。
农夫肠内如汤煮，
公子王孙把扇摇。”

徐思诚想不到儿子对“悯（mǐn）农”诗是那么熟悉。他高兴地取过那只月饼，递给光启：“这只月饼该归你了！”

徐光启摇摇头，不肯接，只回答：“应该归爸爸吃。”

“立功受赏，答对问题的理该受赏呀，怎么归我吃呢？”

“因为那本讲‘国以农为本’的书是你教我的，那几首诗也是爸爸教的。”

“真是懂事的乖孩子，现在爸爸转赏给你。”

徐光启捧着大月饼，开心地偎倚在妈妈的怀里。月亮已经升到中天，象水一般的月光泻在大地上，照着徐思诚他们幸福欢乐的一家。

这个中秋节，给年幼的徐光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他幼小的心灵里，一颗研究农学的种子，开始萌芽了。

又过了八年，徐光启已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了。他的个子长得比他父亲还要高大。高高的额头下，两道剑眉又浓又黑。眼眉下深藏着一对乌黑的眼睛，炯（jiǒng）炯有神。他浑身上下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。就在这一年，他中了金山卫（今上海市金山县）的秀才。可是他家里却越来越穷了，为了家庭的生计，他只好当了教书先生。

每天，静静的法华河河面上刚露出微明，徐光启就已经在清幽的竹林间散步，呼吸着清晨的新鲜空气，开始了一天例行的早读。早饭以后，他沿着河边，吟着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”的诗句，到乡村私塾里去教书。下午放学后，在夕阳的余辉里，帮着他父亲在田里锄锄草，直到月上柳梢头，他才哼着“带月荷锄归”的诗句回家来。

一天下午，徐光启走到私塾门口，听不见孩子们的琅（láng）琅读书声，只听得一个孩子在问：“你怎么晓得有这种虫？”

“那是一本书上写的呗！”另一个孩子用洋洋得意的语调说，“就是有一个人得了一种怪病，不管自

己或别人说话、读书，他肚子里就有一个东西跟着说和读。一个医生说这是因为他肚子里有条应声虫。医生为给他治这个病，就叫他读一本名叫《本草纲目》的医药书。他念一个药名，肚子里的应声虫就跟着念一个药名。当他念到‘雷丸’这个药名时，肚子里忽然不出声了。医生叫他连吃了几颗‘雷丸’，这应声虫就被治死了。”

“多可惜啊！”另一个孩子叹息着说，“要是咱们肚子里也有这么一条小虫就好了。先生在上面念一句，我们不用张嘴，也就有念书声了。”

“这是谁的好主意啊？”徐光启在门外听到这么一段充满着稚气的对话，不禁笑着问道。

孩子们见先生来了，有的伸伸舌头，有的装个鬼脸，悄悄地回到各自的座位上，立即拉开嗓子念起书来。徐光启并不责备他们，反而对刚才孩子们提到的《本草纲目》发生了兴趣，他便把刚才自称亲眼见过药书的孩子叫来。那孩子见先生叫他去，可慌了。他磨磨蹭（cēng）蹭地离先生老远就站住了，心想这可闯了大祸，要打手心了。徐光启看孩子这副神情，就和蔼地叫他走近，亲切地问他在什么地方看到这本书的。那孩子见不是打手心责罚自己，而是打听这事儿，就高兴地回答说：“我在舅舅家里看到的，他刚从南

京买来，还崭新崭新的哩！”

“你舅舅住在哪儿？他是医生吗？”

“他住在吴淞（sōng松），人家管他叫老大夫。”

徐光启早就听说李时珍花了毕生精力，修改了一部医药书，叫《本草纲目》。老本子的《本草》书，徐光启曾向别人借来看过，可上面没有什么应声虫的故事呀！医药书上怎么会有笑话呢？总要亲眼看一看才好。

过了三天，正好是农历十五，是私塾放假的日子（那时私塾每逢初一、十五放假）。这一天徐光启起了个早，到吴淞拜访那位老大夫去了。

那时，吴淞是个小镇，位于长江与黄浦江汇合处，离上海县城有几十里路。徐光启到晌午时分才来到老医生家里，总算看到了这部刚出版的著作。

徐光启坐在老医生的客厅里，一页一页地翻着散发着墨香的新书，一种崇敬的感觉油然而生。他一边看，一边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嘿，真有应声虫哪！”过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哦，原来李时珍是把民间的一个传说附记在这儿。”他越往下看，越觉得这部医药书真正了不起，李时珍真伟大。他沉思了片刻，又问老医生：“中国在农学、天文学和其它科学方面为什么还没有这样的巨著呢？”

老医生右手捋(lǚ)着白胡须缓缓地说：“著一部书谈何容易呵！你看这李时珍，他从青年时代起，一直到老，花了整整二十七年时间，踏遍江南的土地，翻越过千重峻岭，跑了万里路，访问老农、渔翁、车夫、猎户等等各种各样的人，做了不知多少次试验，采集收罗了无数实物标本，总之一句话，他历尽千辛万苦，才写成了这本书啊！我说你们年轻人，要是有志向，就应当象李时珍那样，走出家门，到民间去读活的书，然后再去著书立说。”

老医生的一席话，打动了徐光启的心。他想，自己读了不少的书，也算有些学问了，可是碰到荒年，就不知道如何救灾，遇上洪水泛滥，也不晓得怎样排涝，碰到日食、月食，竟不知怎样解释；倭寇打进来了，又无术防御……他深深地感觉到除了读书本之外，还要到社会上去读活的书，要向三教九流、各行各业的人学习。

徐光启从吴淞回来之后，他一有空就跑到田野、河边埠头、街头巷尾观察学习。他每次出门，总是随身带好笔墨纸张，遇到问题便口问手写，他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老。

雏鹰展翅

在一个初秋的下午，徐光启拜别了父母，同他的朋友董其昌、张鼐（nài耐）、陈继儒几个人一起乘船到太平府（今安徽当涂县）去。

这是徐光启第一次出远门。这次出门，一个目的是到太平府去参加举人考试，想以求取功名来实现自己为国出力，倡明学术的远大抱负，也想借这个机会开阔开阔眼界，会一会各方面人物，增进学识。徐光启的这些打算，父母亲都支持。他母亲还把几年来起早摸黑织成的几匹布卖掉，父亲又向亲戚借了点债，东拼西凑了几两银子，交给儿子当盘费。

船在江里行驶，徐光启站在船头上举目远眺（tīào眺），一望无际的秋色田野，纵横交叉的河流，星罗棋布的村庄，织成了一幅江南水乡的水彩画。再看那滔滔江水，点点白帆，一群沙鸥时起时落地翻飞着。徐光启仰头看看那万里无云的天空，几只山鹰在苍茫无际的蓝天上，悠闲地盘旋着，追逐着……

面对这辽阔美丽的大自然，徐光启的胸襟顿时舒

展开了。他仿佛觉得自己就是那在碧空下翱翔的苍鹰，定要奋飞万里，与风雨搏击一番。

天色晚了，徐光启回到舱里，与朋友们谈论读书做文章的事。有时也议论朝廷的政事。晚上，船停靠在江边，微风轻轻地吹来，岸边的细柳飘荡着，月亮爬上了东面的山头，他们几个秀才又摇头晃脑地作起诗来。

这样愉快的日子，过了九天。第十天午后，航船来到了句容县。天下起毛毛雨来了。秋风卷着烟似的细雨，漫天飘飞，直往船舱里钻。船家告诉徐光启上船时付的几两银子，扣去船费、伙食费，今天已用完了，到太平府去还得再交些银子。徐光启摸摸自己的包袱，只剩下一些碎银，到太平府后还要住旅店、吃饭，看来是无法再坐船了。这是他出远门以来碰到的第一个难题。他沉思了半晌，最后终于决定自己担着行李步行到太平去。

第二天清早，他一头铺盖，一头书箱，挑在肩上沿江行走。到了中午，天下起了大雨。他一步一滑地走在泥泞的羊肠小道上，在他的右边是混浊的滚滚江水，一个旋涡套着一个旋涡，左边呢，是一大片烂泥荡，天暗雨急，几尺远的地方就看不清了。这时假使一失足，无论滚到哪一边，都有生命危险。在这样的



处境下，徐光启犹豫起来了，是继续前进呢，还是后退？

这时，他想起了吴淞老医生的话，想起了李时珍为了调查几味草药，含辛茹（rú如）苦、受尽了艰辛的情景；也想起临别时，父亲对他讲的话：“爬山要到顶，激流要勇进。”他在蒙蒙的雨水中，仿佛看到母亲坐在织布机旁边，佝偻（gōu lóu沟搂）着背，低着头，两手不停地织着，织着……

想起了这一些，他心里热乎起来了，浑身上下增添了力量，迎着风雨继续前进。

太平府城里到处是酒楼、茶馆，还有妓院。一些官僚地主在这儿终日花天酒地，吃喝玩乐。现在这儿作为江南的一个考场，显得更加热闹了。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前来参加举人考试的秀才。

徐光启在这次考试中失败了。因为这些年来，徐光启留心的是那些有实际用场的学问，而对应考的八股文，缺乏深入研究。这次他在考场里作的文章，虽然是很有见识的好文章，可是那些头脑顽固、学识浅陋的考试官，就是看不中。

徐光启考试落选以后，就由一个朋友介绍，到南京赵凤宇那里当家庭教师。当教师得到的薪水，他总是按季度全部寄回家去，补贴家里的费用。后来他又